

河北梆子表演专业剧目教材

杀 寺

北京市戏曲学校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10942

103622

河北梆子表演专业剧目教材(梆106)

杀 寺

北京市戏曲学校编

吴增彦校注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字数7,000 印张 $\frac{7}{16}$

1963年4月北京第1版

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4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69-656

定 价: (4)0.06元

前 言

《杀寺》是《五梅駒》中的一折。

明朝嘉靖年間，參將党柏雄，遭受奸臣严嵩的誣陷，被皇帝問了斬罪；經楊继胜保奏，逃到开山寺帶发出家。楊继胜也因此遭受到严嵩的陷害，全家問了斬罪。幸而院公保着小姐，女扮男装，逃出府門。

《杀寺》便是从主僕逃至开山寺投宿演起。党柏雄看到小姐所騎的“五梅駒”非常健壯，有助于他杀賊报仇，便威胁主僕把馬卖給他。主僕无力抵抗，便把楊继胜的影象挂起来哭拜。党柏雄見是恩人影像，方知楊彩花是楊继胜的后代，便帮助她主僕盘費，到万子綱那里搬兵，并約定日后一同前去除奸。

这本教材是根据北京市戏曲学校教师李广山的授課本校注的。

人 物

党柏雄(武 淨) 楊彩花(旦) 院 公(老 生)

〔回头，党柏雄上。〕

党柏雄 (念) 带发出家衣冠换，
寺院待机除奸讎。(回头，归小座，詩)
当年在朝为官宦，
严嵩忌賢①把某参；
嘉靖②无道听讎語，
險在刀下受屈冤。(大鑼住头)

洒家，(大鑼一击)党柏雄。(大鑼住头)当年曾任古北口参将。只因严嵩当道，要洒家与他同謀，是我不听賊言，那老儿怀恨在心，上得殿去参奏一本，言說洒家克扣軍粮。那嘉靖听信讎言，要将洒家推出午門問斬。(大鑼住头)多亏焦天侯楊继胜保奏下来，死罪恕过，将洒家发配边疆充軍。那严嵩老儿又生二計，买通解差，欲将洒家害死中途。(大鑼住头)是俺一怒将

① 忌賢——忌妒有才能的人。

② 嘉靖——明世宗年号。

解差打死，来在这开山寺带发出家。思想当年之事，好不恨煞人也！（唱尖板）

党柏雄在寺院心煩意乱，（轉小安板）

思往事叫洒家恼恨心間。（轉二六板）

想当年在朝中勤王^①不倦，

賊严嵩他与某結下仇冤。

无道的昏嘉靖忠奸不辨，

寵奸佞信谗臣不听忠言。

心煩悶出寺院用目观看，（梆子穗）

大路上来往的买卖客官。

有洒家打坐在山門以外，（梆子穗）

看夕阳賞晚景稍解愁煩。

〔留板，楊彩花、院公上。〕

楊彩花 （唱小安板）

严嵩賊在朝中专权霸道，

我的父遭谗害命归阴曹。

只逃出我主僕一老一小，

走荒村宿古庙苦受煎熬。

院 公 （唱二六板）

尊姑娘你莫要痛哭嚎啕，

听老奴把此話細說根苗。

① 勤王——侍奉君王。

此一番去把那万子綱寻找，

发人馬拿奸賊仇雪恨消。

正讲话，黄昏到，

見紅日落西山宿鳥归巢。(住头)

楊彩花 奶公，天已黄昏，你我主僕哪里存身？

院 公 姑娘，你看那前面黑压压烏沉沉，不是村庄，便是庙宇，到在那里再做道理。

楊彩花 就依奶公。催馬！(冲头，圓場。)

院 公 来此已是开山寺，开山寺。(小鑼三击)稟姑娘，来在开山寺。

楊彩花 待我下馬，奶公向前答話。

院 公 待我向前答話，师傅請来見礼。

党柏雄 原来二位施主，莫非失迷路途？你来看六路还在前边。

院 公 并非失迷路途，我二人赶不上招商客店，有意借宝寺暫住一宵，明日早行，不知师傅可肯留宿？

党柏雄 施主說哪里話来，庵观寺院，方便为本，来来来，待洒家与你拉馬。

院 公 慢来，此馬性烈，踢伤师傅，担戴不起。

党柏雄 原来如此，請进。(小鑼，进門)二位施主用些什么？好来准备。

院 公 前面用过飯了，只用明灯一盞。

党柏雄 待洒家去取。

院 公 多謝師傅。

〔大鑼五錘，党柏雄出門，看馬，撕邊大鑼一擊。〕

党柏雄 好馬呀，好馬！（下。）

楊彩花 看那師傅，倒是一个好人。

院 公 師傅虽好，也要多加小心，万勿露出破綻①。

〔小鑼，党柏雄端灯上。〕

党柏雄 二位施主，今晚在大佛殿安身，随我来。（圓場，進門）二位施主你来看，上是佛祖像，下是地藏王，对坐是罗汉，中間韦陀堂。神像面前要多加小心。

院 公 師傅，你也要多加小心。

党柏雄 洒家小心什么？

院 公 小心那騎坐馬！（大鑼一擊）

党柏雄 二位施主放心，慢說是馬，就是生翅的鷹鶴也难飞出寺院。

院 公 还是小心为妙哇。

党柏雄 好，大家小心。待洒家打茶来与施主解渴。

院 公 不劳師傅。

〔大鑼五錘，党柏雄出門看馬，撕邊大鑼一擊。〕

党柏雄 好馬呀，好馬！

楊彩花 天色不早，奶公將門上好，安歇了吧。

院 公 姑娘所言甚是。

① 破綻——破裂的痕迹。这里的意思是别让人知道我們是逃出来的人。

楊彩花 罢了……(欲哭。)

院公 噤声!

楊彩花 爹娘呀!

〔大鑼五锤，院公插門与楊彩花下，党柏雄上，撕边大鑼一击。〕

党柏雄 观看此馬，前胸花两朵，后心两朵花，中間还有一朵，叫什么五……此馬叫作“五梅駒”，这样好馬，为何落在他人之手？(撕边大鑼一击)久聞此馬乃是一匹宝馬。但不知脚力如何？待洒家压馬一回。(上馬，未能上去)吁！(以草引馬，四击头，上馬，急急風，趟馬，水底魚，大鑼五锤，下馬)好馬呀，(大鑼三击)好馬！(大鑼住头)洒家若得此馬，日后誅絕奸邪，岂不助我一臂之力？(撕边大鑼一击)只是不能到手也是枉然。哎呀！(大鑼住头)說什麼到不了洒家之手，待我拿出五十两銀子，前去买馬。——他若不卖，岂不落个自討无趣？(撕边大鑼一击)哎呀！(大鑼住头)他若不卖，我就让他上了布施①，嗯，叫他布施了吧。——他若不卖也不布施，那时洒家取出鋼刀，我就是这一刀！(大鑼一击)威吓于他。(大鑼五锤，取茶盘)施主开門来。

〔小鑼，楊彩花、院公上。〕

楊彩花 (念)一夜帳轉未入梦，

① 布施——到庙里燒香时，另外再給和尚一些錢或物质叫布施。这里是要他毫无代价的捐贈給自己。

院 公 (念) 怀抱图像倍伤情。

党柏雄 施主开门来。

楊彩花 有人叫門，奶公开門去看。

院 公 待我看来。(开门) 师傅到了，請进。

党柏雄 請。(进门) 二位施主，請来用茶。

[楊彩花接茶欲飲。

院 公 嗯哼！

[暗示楊彩花勿飲，楊彩花將茶倒地。

党柏雄 待洒家再去打来。

院 公 一杯就够了。

党柏雄 观見施主之馬，身帶五朵梅花，此馬叫什么
五……

院 公 “五梅駒”。

党柏雄 着啊，此馬是家中所有，还是朋友家中借来的？

楊彩花 乃是家中所有。

院 公 唉，是朋友家中借来的。

党柏雄 哎，你好不老誠，少施主言說是家中所有，你怎
說是借来的呢？

院 公 本来是借来的呀。

党柏雄 自有也罢，借来的也罢，这里有五十两紋銀，將
那“五梅駒”賣与洒家了吧。

院 公 亲朋家中借来之馬，如何卖的？

党柏雄 怎說賣不的？

院 公 卖不的。

党柏雄 少施主，啊哈哈哈哈，这有五十两紋銀，将那“五梅駒”卖与洒家了吧。

楊彩花 由亲朋家中借来此馬，焉能卖的？

党柏雄 怎么卖不的？

楊彩花 卖不的。

党柏雄 怎么就卖不的呢？施主，那馬还是卖了吧。

院 公 卖不的。

党柏雄 卖不的你就上了布施吧。

院 公 既然卖不得，如何布施得的？

党柏雄 少施主，啊哈哈哈哈，那“五梅駒”既然卖不得，来来来，請你上了布施吧。

楊彩花 既卖不得，又如何布施得的？

党柏雄 施主，此馬是卖不的？

院 公 卖不的。

党柏雄 少施主，此馬是布施不得？

楊彩花 布施不得。

党柏雄 洒家不要了！

楊彩花 师傅不要动怒，要什么东西，俱能奉敬师傅。

〔党柏雄拿刀逼近楊彩花、院公。〕

党柏雄 我要你二人的人头！（大鑼一击）首級！（大鑼二击）

楊彩花 （搭調）师傅哇！（轉唱哭板）

我叫一声师傅，师傅哇！

我主僕二人來在開山寺院，

只因一匹馬，

就要結果我二人的性命呵！（軟脆頭）

党柏雄 本當一刀結果你二人性命，念這少施主哭的可
憐，暫時饒你二人不死，你二人心中要放明白些，寶
馬若不留在寺中，休想活命！

〔大鑼五錘，党柏雄出門，偷听，大鑼二击。〕

楊彩花 （搭調）不好了！（梆子穗，唱流水板）

師傅作事太無情，

要害二人命殘生。

奶公設法逃性命，

搬來人馬除奸佞。

人活百歲也是死，

〔扫頭，楊彩花欲碰死，院公拦。〕

院 公 （唱扫頭）

拦住姑娘且慢行。（住頭）

啊姑娘，看此情景，若不將馬留下，你我主僕休想活
命了！

楊彩花 想這寶馬乃是爹爹遺留之物，怎好留在此地？

院 公 事到如今，你我主僕逃出性命，搬兵要緊，且將
太老爺影象懸挂起來，你我二人拜過，就算稟過太老
爺，然後一同逃命！

楊彩花 也只好如此。（大鑼二击）

院 公 (搭調)太老爺呀! (梆子穗, 唱流水板)

忠良无故遭誣陷,
万岁昏庸信讒言。
主僕二人若遭凶險,
難為舉家報仇冤。

党柏雄 呀! (梆子穗, 唱流水板)

主僕哭得好傷慘,
党柏雄作了無義男。
開門我把佛殿進, (進門, 抖頭)
見影象懸挂佛殿前。 (住頭)

上寫焦天侯楊繼勝, 楊繼勝, (大鑼三击) 楊……
老……爺呀! (唱尖板)

叩罢頭來平身石,
再叫院公听我言。 (叫頭)

呔! 哪里盜來楊老爺影象, 你要与我說! 說! 說!
(大鑼三击)

楊彩花 (唱尖板)

師傅莫要怒氣生,

院 公 (唱尖板)

老漢把話說分明。

楊彩花 (唱尖板)

我父名叫楊繼勝,

院 公 (唱尖板)

楊彩花就是姑娘名。

楊彩花 (唱尖板)

師傅若是不凭信，

摘去头巾看分明。(摘头巾露女装。)

党柏雄 呀! (梆子穗，唱二六板)

听说院公姑娘到，

倒叫洒家喜眉梢。(轉大松板)

大水冲了龙王庙，

不知者不怪罪将洒家恕饒。(住头)

姑娘院公快快請起。

院 公
楊彩花 (同)多謝師傅。

党柏雄 院公你可認識洒家?

院 公 老眼昏花，不敢相认。

党柏雄 洒家党柏雄，当年曾遭严嵩陷害，嘉靖昏王听信
谗言，将洒家推出午門問斬。多亏楊大老爷保奏下
来，在这开元寺带发出家，怎么你就不認識了?

院 公 既是党老爷，因何无故提刀杀人?

党柏雄 不过威吓你們留下宝馬，日后也好杀賊报仇!

院 公 怎么你当真是党老爷?

党柏雄 党柏雄。

院 公 (叫头)党老爷呀! 当年我家老爷不顾严嵩奸賊
忌妒，将你保奏下来，为此与那老儿，結下不解之
冤，如今我全家亦遭殘害，只有我主僕二人逃出性

命哪！（哭。）

党柏雄 严嵩啊！（大鑼三击）老賊！（大鑼五锤）有朝一日犯在党老爷之手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与我那恩人报仇雪恨！（大鑼一击）啊，院公！方才不知是你主僕二人，多有得罪。

院 公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。

党柏雄 你二人意欲何往？

院 公 去到万老爷那里前去搬兵。

党柏雄 敢是那万子綱？

院 公 正是。

党柏雄 到在那里千万莫提买馬之事。若要提起，洒家日后怎样见人。

院 公 老汉不提也就是了。

党柏雄 那万子綱若发人馬，洒家也要同去誅絕奸党。

院 公 多謝党老爷。

党柏雄 你二人此行，可有盘費？

院 公 这个……

党柏雄 什么这个那个，我这里有五十两紋銀……

院 公 你莫非又来买馬？（取笑的。）

党柏雄 取笑了，权当一路川資。

院 公 如此多謝了。

党柏雄 待洒家与你拉馬。

院 公 不敢。（与楊彩花同下。）

党柏雄 楊大老爷呀!

〔〔尾声〕,党柏雄下。〕

——剧 終